



当2026年的春风拂过贺兰山,在石嘴山市贺兰山烈士陵园,一场等待了76年的重逢,庄严落幕。

礼兵肃立,号声低回。4月2日清晨,从大武口区潮湖村到石嘴山市贺兰山烈士陵园,卞化龙等两位为剿匪肃患而血沃大地的烈士灵柩上,覆盖着鲜红的国旗,在礼兵的护卫下,在亲人的期盼下,在各界群众代表的注目下,以最高的礼遇,被郑重迁往最终的安息之地。

这不仅仅是一次地理位置的迁移,更是一场民族集体记忆的郑重安放:让散落于山河间的忠魂,重归民族的殿堂;让被岁月模糊的名字,再度于丰碑上清晰。

英雄的魂灵终归战友行列,山河永念!

巍峨的革命烈士纪念碑静静矗立,见证忠魂归国的庄严时刻。

76载山河守望 忠魂归葬慰英名

本报记者 周一青 杨嘉琪 王鼎 祁国昌 文/图

一碗饺子,致敬忠魂。

社会各界群众肃立默哀,致敬。

穿过76载的光阴,在下金龙的眼中,哥哥卞化龙的英雄形象愈加清晰。1950年的春天,对于解放军第19兵团65军194师580团的战士们来说,面对着一场殊死较量。他们的对手,是被当地人称为“贺兰王”的惯匪郭栓子。郭匪四处袭击我军零星人员及地方政权,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1950年4月7日,贺兰山深处枪声骤起。解放军580团追剿郭栓子匪部至归德沟茂茂滩,土匪躲进牧民羊圈,劫持一家老小负隅顽抗。为不伤及无辜,两名解

放战士暂停射击,匍匐靠近劝降,却被暗处敌人冷枪击中,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贺兰山下。

“那俩战士是机枪手,一个喂子弹,一个抓链子,掩体在低处,枪口冒烟土匪盯上,一枪一个就倒下了。”77岁的杨学海说。战斗结束后,村民自发组成担架队,一步一挪将烈士遗体抬下山,安放在下庄子庙门前。

没有棺木,村民倾其所有。看庙的“老七爷”赵登典,捐出自己备了多年的寿材;村里唯一的白木匠连夜赶制了另一口棺木,两位烈士得以体面入殓。“棺材在庙里放了一天一夜,村里人都来送行,就像送自家娃一样。”蒋连贵老人回忆,安葬那天,五六位村民与解放军战士一起,将两位烈士埋在村西的土坡上,立起两块木牌,写上姓名,可岁月侵蚀,字迹早已模糊不清。

此后,守护烈士墓,成了潮湖村村代代相传的约定。“感谢宁夏人的厚道、善良!”白发苍苍的卞金龙,俯身摸了摸哥哥睡过的土地:“感谢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让我能找到哥哥,与哥哥团聚!”

在期待着这个结果。卞月娇回忆起当时的情形宛若昨天。2025年4月,烈士与家属DNA信息采集比对的前期准备工作正式启动。2025年10月28日,在石嘴山市公安部门支持下,对潮湖村两座无名烈士墓正式发掘采样。石嘴山市公安局警务技术勘验鉴定中心警务技术一级主管孙凯,带领技术团队,小心翼翼地揭开土层。

黄土之下,两副棺槨静静躺着。历经75年风雨侵蚀,遗骸受细菌、微生物降解的影响,保存状况不佳,检验难度极大。团队经过反复试验,历时月余,终于成功获取完整有效的DNA分型数据,开创了宁夏利用刑事技术为无名烈士确认身份的先河。

最终,经过石嘴山市公安局警务技术勘验鉴定中心及物证鉴定所的鉴定分析,卞化龙烈士的信息与潮湖村两位烈士中的一位高度吻合。今年3月,卞月娇再次接到了石嘴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电话。

这一次,是邀请他们作为烈士亲属来参加宁夏“追寻·2026·清明祭英烈”主题活动。

负责寻亲的烈士侄孙女卞月娇更是感慨,这一路的不易。2021年12月,卞月娇将卞化龙的信息上传至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相关系统。“几代人的梦想,都是希望能找到大爷爷。我决定,试一试。”卞月娇说。

2023年12月,石嘴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烈士寻亲小组组长强永华得知,潮湖村有两座剿匪解放军烈士坟墓。2024年2月20日,春节刚过,工作人员便驱车前往潮湖村村委会,在村干部的带领下,逐户叩开几户年纪大的村民家门,走访知情的老人。“谈及这段过往,这些八九十岁高龄的老人,记忆却异常清晰,在老人的讲述中,那些关于门板、担架、龙王庙的记忆,都一一复活。”当时的驻村选调生杨先,全程参与了这项走访工作。

了解到当年参加剿匪的烈士部队为19兵团65军,组成人员籍贯多集中在当时的热河省、河北省、天津市、甘肃省等地,寻亲小组随即兵分多路,在中华英烈网及上述地区的英烈网上展开地毯式查询。在河北省,他们从218633条烈士信息中的24166条信息里筛选出16位;在天津市,他们从6689位烈士信息中,发现有

3位牺牲时间为1950年且牺牲地点为宁夏、安葬地点不详的烈士;在甘肃省,也有3位烈士于1950年在宁夏贺兰山剿匪战斗中牺牲。

随后,石嘴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迅速与天津市红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天津市滨海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等多地部门取得联系,请求协助。

一条关键线索浮出水面——据烈士证书记载:卞化龙烈士,男,原天津市宁河县籍人,生系前65军194师508团副班长,1929年6月生,1950年4月7日在宁夏归德沟剿匪战斗中牺牲。

《平罗县志》记载,1950年4月和5月初,剿匪部队两次分别在归德沟、鬼头沟与土匪发生激烈战斗。这与烈士证书上卞化龙牺牲的时间——1950年4月7日,完全吻合。

一切线索,都指向潮湖村那两座垒石为坟的烈士墓。“志愿军第一次跟我联系的时候,只是跟我说有一位烈士的信息和大爷爷高度相似,那时我们就已经很激动了,一直

想跟你们说,但一直没机会。直到今年3月,你们终于找到了我,那一刻,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潮湖村的两座坟墓,尽管没有碑铭、没有详尽姓名,却因村民代代相传的守护与讲述,让英雄的故事不曾被荒草与岁月淹没。

退伍老兵杨文斌,每年清明节、寒衣节,都会准时来到坟前,添土、焚香,一守就是大半辈子。20世纪70年代,一场山洪冲毁坟墓,露出一截棺木,杨文斌含泪用石头重新垒起坟堆,加固守护。年近不动时,他拉着杨学海的手嘱托:“我守不动了,你替我接着守,不能让英雄没人管。”杨学海应允下来,每年清明,他都准时来到烈士墓前祭扫,这一守,又是数十年。

89岁的陶长柱,1950年时年仅13岁,目睹了烈士遗体被抬下山的场景。“用军大衣盖着,旁边放着机枪,看着心里疼得慌。”他回忆道。后来,他参军入伍,更懂得烈士的分量。退伍返乡后,他常去坟前看看,和烈士说说话。

“我是1953年出生的。打我记事起,父母就告诉我,这两座坟是烈士坟,他们是为了我们潮湖村人牺牲的!当时,我家院里就住着解放军战士,我的名字也是解放军给我起的,对于这两位烈士,我们经常都在心上挂着。”73岁的潮湖村村民王雪花,和其他同龄人一样,伴着烈士墓长大、成人,如今也步入暮年。

从空山旷野到村落中心,村民们用一代代人的生息,将烈士墓“拥”在了怀里,倾心守护。他们相信,烈士的英灵也在看着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安宁。

85岁的村民石玉珍,嫁到潮湖村后,听到了口口相传的烈士故事——1950年,土匪杀人放火,解放军前来剿灭土匪。为保护被挟持的无辜群众,两位烈士在上前劝降时不幸中弹。战后,村民与部队官兵就地以石垒墓,将英雄安葬。安葬时,一位将领洒泪当场:我们的战士,没有牺牲在战场上,却牺牲在了土匪手里!但是为了百姓,值!

和家人一起,每年石玉珍都会到烈士墓前,扫墓、祭奠。“那时候不知道烈士的名字,但大家都会来给烈士上坟。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现在。”手持黄菊的石玉珍因为体弱站不了太久,但还是坚持来送烈士:“他们,也是我们的亲人。”

4月2日8时,装殓仪式庄严启动。在4名礼兵扶灵、10名礼兵护送下,灵车缓缓启动。公安交警摩托车方队呈箭形开道护航,军车两侧“青山埋忠骨 山河念英魂”的横幅格外醒目。潮湖村村民代表、退役军人代表及沿途市民、学生代表自发列队肃立,以朴素庄重的方式送别英烈。

潮湖村村民也以最朴实的方式告别:用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送别烈士。“这是村民们的心意。76年间,村民们代代守护这两座坟墓。如今,烈士即将归葬烈士陵园,我们又欣慰又不舍。”村委会副主任李怀海感慨。

卞化龙烈士终在烈士陵园入土为安,英雄事迹将永远被宁夏人民铭记与传颂。

少先队员们手持菊花、神情庄重,以少年之姿致敬英烈风骨。



烈士寻亲之路取得重要突破。青山埋忠骨,史册载功勋。回望历史,正是因为无数像卞化龙这样的先烈,以“我死国生”之至勇,以“愿拼热血卫吾华”之慨然,前赴后继、英勇奋斗,谱写了惊天动地泣鬼神的热血诗篇,换来了今天的和平与繁荣。

“烈士的事迹和精神,是我们共同历史记忆和宝贵精神财富,是激励我们不懈奋斗的力量源泉。”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进一步深刻认识做好英烈褒扬工作的重大意义,弘扬英烈精神,凝聚强大力量,在先烈用生命和鲜血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

七十六年,潮湖村的炊烟日复一日升起,贺兰山的雪年复一年融化。变的时光,不变的,是一个民族对“来路”最深刻的凝视与铭记。英雄,从未远去。我们,从未忘记。

潮湖村的两座坟墓,尽管没有碑铭、没有详尽姓名,却因村民代代相传的守护与讲述,让英雄的故事不曾被荒草与岁月淹没。

退伍老兵杨文斌,每年清明节、寒衣节,都会准时来到坟前,添土、焚香,一守就是大半辈子。20世纪70年代,一场山洪冲毁坟墓,露出一截棺木,杨文斌含泪用石头重新垒起坟堆,加固守护。年近不动时,他拉着杨学海的手嘱托:“我守不动了,你替我接着守,不能让英雄没人管。”杨学海应允下来,每年清明,他都准时来到烈士墓前祭扫,这一守,又是数十年。

89岁的陶长柱,1950年时年仅13岁,目睹了烈士遗体被抬下山的场景。“用军大衣盖着,旁边放着机枪,看着心里疼得慌。”他回忆道。后来,他参军入伍,更懂得烈士的分量。退伍返乡后,他常去坟前看看,和烈士说说话。

“我是1953年出生的。打我记事起,父母就告诉我,这两座坟是烈士坟,他们是为了我们潮湖村人牺牲的!当时,我家院里就住着解放军战士,我的名字也是解放军给我起的,对于这两位烈士,我们经常都在心上挂着。”73岁的潮湖村村民王雪花,和其他同龄人一样,伴着烈士墓长大、成人,如今也步入暮年。

从空山旷野到村落中心,村民们用一代代人的生息,将烈士墓“拥”在了怀里,倾心守护。他们相信,烈士的英灵也在看着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安宁。

85岁的村民石玉珍,嫁到潮湖村后,听到了口口相传的烈士故事——1950年,土匪杀人放火,解放军前来剿灭土匪。为保护被挟持的无辜群众,两位烈士在上前劝降时不幸中弹。战后,村民与部队官兵就地以石垒墓,将英雄安葬。安葬时,一位将领洒泪当场:我们的战士,没有牺牲在战场上,却牺牲在了土匪手里!但是为了百姓,值!

和家人一起,每年石玉珍都会到烈士墓前,扫墓、祭奠。“那时候不知道烈士的名字,但大家都会来给烈士上坟。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现在。”手持黄菊的石玉珍因为体弱站不了太久,但还是坚持来送烈士:“他们,也是我们的亲人。”

4月2日8时,装殓仪式庄严启动。在4名礼兵扶灵、10名礼兵护送下,灵车缓缓启动。公安交警摩托车方队呈箭形开道护航,军车两侧“青山埋忠骨 山河念英魂”的横幅格外醒目。潮湖村村民代表、退役军人代表及沿途市民、学生代表自发列队肃立,以朴素庄重的方式送别英烈。

潮湖村村民也以最朴实的方式告别:用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送别烈士。“这是村民们的心意。76年间,村民们代代守护这两座坟墓。如今,烈士即将归葬烈士陵园,我们又欣慰又不舍。”村委会副主任李怀海感慨。

卞化龙烈士终在烈士陵园入土为安,英雄事迹将永远被宁夏人民铭记与传颂。

少先队员们手持菊花、神情庄重,以少年之姿致敬英烈风骨。

烈士寻亲之路取得重要突破。青山埋忠骨,史册载功勋。回望历史,正是因为无数像卞化龙这样的先烈,以“我死国生”之至勇,以“愿拼热血卫吾华”之慨然,前赴后继、英勇奋斗,谱写了惊天动地泣鬼神的热血诗篇,换来了今天的和平与繁荣。

“烈士的事迹和精神,是我们共同历史记忆和宝贵精神财富,是激励我们不懈奋斗的力量源泉。”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进一步深刻认识做好英烈褒扬工作的重大意义,弘扬英烈精神,凝聚强大力量,在先烈用生命和鲜血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